

精
选

● 李笑天
编著

笑话故事



笑话故事

编著 李笑天

海南人民出版社

笑 话 故 事

李 笑 天 著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3 0 6 1 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 印张

印数 1—20000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I S B N 7—80541—362—2

定价：1.80元

目 录

奉承话的人·····	(1)
打哑谜·····	(2)
量才用人·····	(3)
该谁买鸡·····	(4)
一文铜钱·····	(5)
县官胡断糊涂了·····	(6)
抬杠·····	(7)
板子打不了歪诗·····	(8)
三句半惹祸·····	(9)
念诗·····	(11)
先生纠批语·····	(12)
两个秀才·····	(12)
四大金刚·····	(14)
清和桥·····	(14)
不许抬杠·····	(15)
对诗烧香·····	(17)
俩亲家·····	(18)
妙妙妙·····	(19)
傻媳妇过初一·····	(20)
傻媳妇做活·····	(21)
不会说话的儿子·····	(22)

最 目

白痴学字.....	(23)
我你他.....	(24)
婆媳俩看镜子.....	(25)
混蛋讨债.....	(26)
开货单.....	(27)
为何出口伤人.....	(28)
王某奇像.....	(28)
馋老婆.....	(29)
白吃.....	(30)
哥三争烟.....	(32)
此乃天机.....	(34)
七仙姑要猪头.....	(34)
老丈人哭笑不得.....	(35)
对诗争席.....	(36)
彭祖夸寿.....	(37)
吹破天.....	(38)
捧屁记.....	(40)
王媒婆说亲.....	(41)
洞房情诗.....	(42)
急性人.....	(43)
韩复榘演讲.....	(44)
差一千也不行.....	(45)
反正是好词儿.....	(45)
刘默坦白.....	(45)
传达重要文件.....	(47)

夜朗王国.....	(47)
两个吝啬.....	(50)
县官断官司.....	(51)
小名猪姓.....	(53)
照人的话办事.....	(53)
大、小、多、少、.....	(54)
五大天地.....	(55)
白痴县官.....	(55)
咸菜.....	(56)
装哑巴.....	(57)
报灾.....	(58)
夫高三尺.....	(59)
县官看戏.....	(59)
狗官.....	(60)
快把灯笼点着.....	(60)
斥贪官.....	(61)
农夫难宰相.....	(62)
十七字诗.....	(62)
捐前程.....	(63)
学不来的礼节.....	(64)
三个钱买豆腐脑喝.....	(65)
攀亲.....	(66)
守财奴.....	(66)
怕热.....	(67)
脸皮.....	(67)
哥兄弟俩吹牛.....	(68)

牛龄与大嘴	(69)
天不怕与王大胆	(70)
吹牛的大嘴	(71)
蝙蝠	(72)
你瞎眼了	(72)
不管闲事	(73)
吃点心	(73)
夫妻斗嘴	(74)
懒得出声	(76)
皇上不公道	(76)
巧嘴媳妇	(77)
公公和媳妇	(78)
选婿	(79)
留一个做本钱	(80)
没有猪崽赶猪娘	(80)
县官讲《百家姓》	(81)
知县与裁缝	(83)
财迷	(84)
针尖和麦芒	(84)
一绝	(85)
张三做生意	(86)
三只茶杯	(87)
说书六月	(88)
卖酒属水	(89)
卖炒面	(90)
四个“恭喜”抬一个“罢了”	(91)

打去一半.....	(92)
财神让位.....	(93)
无钱打酒.....	(93)
三句不离本行.....	(94)
《难经》与《易经》.....	(95)
死错了人.....	(95)
北京的柳树不长叶.....	(96)
秀才朋友.....	(96)
老鼠、马蜂和秀才.....	(98)
鱼吃石头.....	(99)
别字大王.....	(99)
观棋不语.....	(100)
不白之冤.....	(101)
饭量减了.....	(101)
赛半仙.....	(101)
来打我的嘴巴.....	(102)
和尚吃蛋.....	(102)
县官与三个贴身当差.....	(103)
信神的农夫.....	(107)
诗是逼出来的.....	(107)
半鲁之席.....	(108)
风流女婿戏小姨.....	(109)
小娘子智斗色狼.....	(112)
三个糊涂虫.....	(112)
误哭遭打.....	(113)
小和尚思风.....	(114)

拿屁.....	(116)
儿子的礼物.....	(116)
秀才砍树.....	(117)
廉价妹子.....	(118)
是公的还是母的.....	(118)

(22)	人丁渐衰
(32)	担斗不博时
(32)	文胆太表
(32)	木衣非雅
(32)	夫已如
(32)	王大牢
(100)	雨不
(101)	良之
(101)	千
(101)	山半
(101)	巴
(101)	家
(101)	三
(101)	夫
(101)	的
(101)	半
(101)	小
(111)	色
(111)	虎
(111)	只
(111)	小

会说奉承话的人

三国的关公云长，为人很正直，最见不得别人奉承他，最厌恶奉承的人。

他听说有不人特别会说奉承话，靠着这手绝技，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就掂着大刀，找到那个人，非杀了他不可。关公满脸杀气地对那个人说：“听说你特别会奉承人，今儿你就奉承奉承我吧！”那个人笑着说道：“说小的会奉承人不假，可我奉承的都是些小人，关二爷为人正直，天下扬名，谁不知道您老人家最不爱听奉承话，最讨厌奉承人的人？我咋敢奉承您哩。”关公说：“量你也不敢，俺今几个要宰了你这巧嘴小儿！”那个人一听要杀他，扑通跪在地上说：“小的谢恩！”关公听他说谢恩，抡起来的大刀又放下了，问他：“你谢的啥恩？”那个人说：“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杀的都是些天下赫赫有名的上将。象小的这种比狗屎还臭的小民，能挨你老人家一刀，我烧高香也求之不得。关二爷不怕脏了你的宝刀，就快快成全了小的吧！”关公听罢，没再说话，哼了一声，急忙扭头走了。那个人站起来，冲着关公的背后悄悄说：“原来你也爱听奉承话呀！”

人怕打哑谜

从前，有个县官，喜欢打哑谜，常常为遇不上打哑谜的对子而苦恼。一天，他听说街上有个鞋匠会打哑谜，便赶忙坐上轿去找鞋匠，

县官一下轿，朝鞋匠伸出一个指头。鞋匠见后没有答话，向县官伸出两个指头。县官接着向鞋匠伸出三个指头，鞋匠急忙又向县官伸出四个指头，县官很为难地摸了摸脖子，鞋匠却满不在乎地拍了拍肚子。县官一见，大吃一惊，赶忙钻进轿子，让轿夫起轿溜走了。

回衙的路上，跟班的衙役们不知道县官为什么慌忙的溜走，就问：“老爷，你跟那鞋匠打哑谜，是输了，还是赢了？”县官说：“你们没瞧出那鞋匠的厉害吗？我跟他一见面，向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意思是‘玉皇大帝’；他向我伸出两个手指头，意思是‘二大天王’；我又向他伸出三个手指头，意思是‘三皇治世’；他又向我伸出四个手指头，意思是‘四大金钢’。他把我难住了，我正摸着脖子想对策，他那里却拍了拍肚子，那明明是告诉我说，‘我肚子里有的是招数，来吧’。我一看比不过他，只好溜走。”

在一旁瞧热闹的人，猜想是县官跟鞋匠打哑谜打输了，却不知为什么输，就问鞋匠：“县老爷为什么溜了？”鞋匠

笑笑说：“老爷一下轿，向我伸出一个手指头，那明明是说，他要补一只鞋。我向他伸出两个手指头，是告诉他说，不行，补就补两只。他接着伸出三个手指头，是告诉我说，‘补两只鞋三个大钱’。我向他伸出四个手指头，是告诉他说，不行，补两只鞋得给四个大钱。我摸了摸脖子，意思是说，‘四个大钱可以，得用脖子上的好皮子补’。我拍了拍肚子，是回他说：“脖颈上的好皮子没有，要补，就用肚子上的皮子补。他不同意，坐上轿走了。”

量才用人

从前，有一个县官，自称是一位量才用人的好官。

一天，有急性子、慢性子和爱占便宜的三个人来打官司，各说各的理，纠缠不休。县官说：“今天本官理应给你们治罪，但见你们三人各有长处，我就留下你们给我当差吧！”于是，吩咐急性子给他当随从，外出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慢性子遇事不着急，有耐性，就叫他哄自己的小少爷，爱占便宜的人专门给县官当采买。

有一天，县官外出路遇一条河，急性子忙上前说：“老爷，河水不深，我背你过去！”说着背起县太爷就走。走到河心，县官觉得这个急性子太好啦，感激地说：“你真好，回去我重重赏你。”话音刚落，急性子啪一下把大老爷撂到河里，马上回身鞠躬施礼说：“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大老爷满身泥水，哭笑不得。

县官回到家里换了衣服，这时想起了小少爷，忙叫慢性子把小少爷领来。慢性子说：“老爷，您别着急，我去井里把少爷捞上来。”县官听说少爷掉到井里，着急地问：“啥时候掉进去的？”慢性子慢悠悠地说：“时间不长，昨天早晨刚掉下去的。”县太爷目瞪口呆，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小少爷淹死了，县太爷找来了爱占小便宜的人给少爷买一口小棺材。去了半天，抬回一口大棺材。县官大怒：“咋买这样大的棺材？”爱占便宜的人说：“老爷息怒，小棺材在大棺材里面呢！小棺材没花钱，是买大棺材搭的，多么便宜呀！”县官说：“大棺材何用？”爱占便宜的人说：“留着给老爷用。”

该谁买鸡

卖烧鸡的就剩一只了。一个农夫正要买，忽然县官带着一个狗腿子来了，硬要买这只鸡。农夫不干，争执不下。狗腿子出了个主意说：“咱们每人说一件事，别的人只能说‘对’。谁要是说‘不对’，谁就别买这只鸡了。”农夫没法，只得答应。

狗腿子先说：“我家门前有条大河，直通东海。我家的牛，一口气就把河水喝干了。”

县官说：“对，我看见了。”农夫也只好说对。

县官接着说：“我家的画眉飞到玉皇大帝那里，叼回两

个大蟠桃，真好吃，狗腿子赶紧说：“是好吃，我还尝了一口呢。”

农夫很生气地说了一个“对”字。随后说：“该我说了吧？昨天，我送你们俩进城，你们答应送到后给我五两银子的，可是送到后你俩没有给。”

县官和狗腿子一听都急了：“不对，没有的事。”

农夫笑着说：“你们输了，该我买鸡。”

一文铜钱

从前，有靳、钱、严三个秀才，一同赴京赶考。

这一天，三个秀才走到三岔路口，靳秀才一眼就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闪亮的东西。他刚要去拣，只听钱秀才喊道：“前面有一文铜钱。”严秀才紧跑几步，把铜钱拾到手里。为了这一枚铜钱，三个秀才争吵起来。

靳秀才说：“那是我先看见的，应归我。”钱秀才说：“那是我先说出来的，应归我。”严秀才说：“那是我拣起来的，应归我。”

他们三人正争执不下，前面大路上过来一队人马，中间是一抬大桥，原来是县官出巡。三个秀才嚷道：“咱们谁也别争，让县官给评评理。”三人见了县官把原由各说一遍，县官说：“这一文钱，你们三个人都想要，可只能给一个人。常言道有钱该济贫，我看你们说说谁最可怜，我就断给谁。”

靳秀才一听乘忙说：“学生最可怜，三顿没吃饭，正想

饱饱肚就差饭食钱。”

钱秀才听了，接着说：“学生最可怜，饿了整三天，身无一文钱，想要吃顿饭，就等这文钱。”

严秀才听了，冷笑一声说：“三顿、三天就算可怜了？可我呢，三月米没见，草根把腹填，老爷如不信，扒开肚皮看。”说完，解开衣扣，让县官检验。

县太爷听了他们的话，立刻板起脸说：“三顿不吃不算挨饿，三天不食是病未复原，三月食草何必用钱？论起来呀，还是老爷我可怜。我捐钱买了个七品官，花了白银整十万，才捞回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正好差这一文钱。这一文钱，本县公断，归我了。”说完，把钱往袖里一装，打道回府去了。

县官胡断糊涂事

从前有个傻小子娶了个媳妇儿，过门三年多，也没生孩子。傻子很着急。

有一天，傻子听说别人家又生了个小孩儿，就回家问媳妇为啥不生孩子。媳妇听了说：“你还来问我，去问那媒婆吧！”傻子一听，寻思开了，这准是媒人从中骗我，把这不会生养的女人给我说来了，我得去告她。

到了县衙，傻子把事情的原委一说，县官就吩咐差人传媒婆和傻子媳妇到堂。这二人来到堂上，县官就对她们说：“传你二人到堂，是因为这郎官告了你们，郎官你就告冤

吧。”傻子一听忙说道：“小子本姓张，家传住粮仓，娶妻不生子，不如守空房。”县官一听说道：“言之有理。你家妇人讲来。”傻子媳妇一听县官问她，说道：“姑娘本姓周家住玉钱楼；老爷你来断，不种怎能收？”县官听了连连点头。又对媒婆说：“该你讲了。”媒婆不慌不忙地说：“媒婆本姓宁，家住玉粮庆；媳妇过了门，媒人把心静。县官一听点头称是。接着他把惊堂木一拍，喝道：“你们都听着，老爷我本姓段，家住玉粮县，你们三说得对，马上收拾快滚蛋！”

抬扛

从前，有两个举人骑着马去赶考。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起了风，并下起了小雨。他二人见景生情，便一对一句地做起诗来。

一个说：“风吹马尾千条线，”

另一个说：“雨落沙滩万点坑。”

路边有一个抬粪的老头听到后便说：“你们说的这叫啥呀？”两个举人回答说：“我们在作诗，走到这里，看到天气忽变，我们便各自吟诗一句。”老头说：“你们两个作的这是诗嘛？以我看是庄稼佬不认得鸡踩蛋——一尽放屁！”两个举人怒了，喝道：“你怎么骂人呢？”老头儿却不慌不忙地说：“我怎么会骂人呢？你说‘风吹马尾千条线’，准一千条吗？一条不多？一条不少？”你说‘雨落沙滩万点坑’，准一万个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两个举人被他问

住了，又不甘心服输，心想：你一个拾粪的老头还能说出什么？便说：“那你该怎么说呢？”“要我说嘛，应该这样才对：“风吹马尾条条线，雨落沙滩点点坑”。

两个举人被老头说住了。老头又问：“你们是干啥的？”“赶考的举子。”“你们敢报赶考的举子？狄仁杰成全马寡妇，欧阳修名烈金榜，你们比得上吗？”“比不上。”“那为何敢报？”“那我们报人吧？”什么报人？亘古一人关圣贤是人，生封侯，死成神，你们跟上跟不上？”

“跟不上。”“那为何敢报？”“那我们报愚鲁之人吧？”“什么，报愚鲁之人？霸王是愚之人，有举鼎之力。你们跟的上吗？”“跟不上。”“那为何敢报？”“那我们就报幼小顽童吧？”“什么，报幼小顽童？甘罗十二为宰相，黄香九岁能温席，孔融四岁能让梨，司马光六岁破缸能救友，你们能跟上谁？”“跟不上。”“跟不上为何敢报？”“那我们就报不是人吧？”“什么，你们报不是人？你们能跟上不是人？孙大圣不是人，大闹天宫，保唐僧西天去取经，你们能跟得上吗？”“这……”两个举子终于无话可说了。

板子打不掉歪诗

从前，有一个人爱作十七字歪诗，无论见什么都爱来一首诗，人送外号胡诌。一天，他看见一个姑娘在井台提水，从靴掖里拿出笔来，在安辘轳的桩子上写道：“女郎一七八井台把水打，洞房花烛夜，咱俩。”